

# “中国特色”技能型社会内涵、影响与实施

刘 洋

牡丹江大学 黑龙江牡丹江 157011

**摘 要:**技能型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一项重要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受到多方因素影响。本文认为技能型社会建设要充分调动建设主体的积极性,构建以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为职责的产业体系、以技能友好的价值观为引领的社会文化体系、以职业教育生态重构为重点的教育培训体系、以提供持续内生动力为目标的制度体系,达到治理效力,形成“中国特色”,创新“中国之治”。

**关键词:**中国特色;技能型社会;影响因素;实施路径

## 1. 技能型社会“中国特色”内涵

“中国特色”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过程中为同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相区别而提出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同中国国情的深刻结合<sup>[1]</sup>。技能型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提出并开展建设的,基于中国国情,必然遵循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二十大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相一致,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 1.1. 坚持国家的领导,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技能型社会建设涉及经济、教育、社会多个领域,具有多维度、多层次、多元化特点,其实现过程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其结果将打破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治理迷思,“治理现代化≠西方化”,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

### 1.2. 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传承中华文化

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赋予了“技能”新的时代涵义,“技能”不在于经济学定义的人力资本,更是终身学习的指向,它融入生活和文化体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公平性与包容性在技能型社会中得到体现,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大提升。人们尊重那些凭借精湛技能在各自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人,认为技能是个人能力和价值的重要体现,而非仅仅看重学历、出身等因素。媒体、文艺作品等将更多地展示技能人才的风采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营造出一种以掌握和运用技能为荣的文化氛围。

### 1.3. 坚持系统性变革,多元协同推进

技能型社会建设是一个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改革。技能型社会建设主体多元,需要基于国家宏观系统分析和顶层设计,教育、产业、人力资源、劳动与就业等重点改革领域配套协同,共同发力,实现由重点突破到全面融合的转变;多领域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多方面机制内在贯通、有机统一,锻造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中国模式。

### 1.4. 坚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对国际竞争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新一轮科技变革的战略主动,在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中人才成为关键推动力。技能型社会中的高技能人才在技术应用和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破解了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更是支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基石。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等框架下,技能人才呈现出国际化特点,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影响力,更提升了国内外双循环的竞争力。

## 2. “中国特色”技能型社会影响因素

我国技能型社会从建设主体上看,主体有国家、社会、企业、行业组织、学校(包括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各级各类中小学校)、个人和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组织等,这些主体的意志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协同配合程度,都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内部要素,而技能型社会所处的背景环境包括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国外环境、历史文化等构成外部要素,内外部要素中如下重要因素影响着技能型社会建设水平。

### 2.1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需求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结

构调整、动能转换取得新进展，产业链升级、高端产业发展意味着对技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一是新兴产业和创新领域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二是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的采用、新设备技能更新的要求需要技能提升或技能再造；三是数字化、智能化一方面要求劳动者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另一方面需要大量数字技能人才；四是不同地域对技能人才需求存在差异性，要求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施策。

### 1.2 个体技能提升动机与“学历社会”的文化冲突

技能最大的特征就是个人性，与活动的个人密不可分。社会对技能的认识与评价塑造了个人技能提升的环境，影响着技能学习的主观动机。目前，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学历社会”，学历是社会人才选拔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一个人社会地位、身份待遇的重要标志之一<sup>[1]</sup>。技能和技能教育在人们的价值体系、社会分层、文化认同中并不处于主流。这种冲突对技能社会建设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是个体主动学习或提升技能的意愿不强；二是学历社会的焦虑内卷普遍存在；三是对技能型人才的社会认可和尊重程度低；四是技能文化氛围不足。

### 2.3 技能人才培养与培训的供给

教育是技能传授的基本方式，以学校为施教主体和以企业、培训机构等为施训主体的人才培养、培训系统共同构成了技能人才的培养与培训体系。这个体系能否以人为本，为每个人的各个生命阶段提供更合适的教育服务，这个体系与产业的适配度如何，能否有力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直接关系到技能型社会国家技能形成体系的建设成效。供给不足，可能造成技能人才供需结构矛盾，出现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公共技能服务体系不完善的问题。

### 2.4 企业主动参与的激励制度

技能型社会建设中企业是技能人才需求者，技能标准制定者，也是技能人才的使用者，技能水平的评价者。企业主体的多重属性要求企业应当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技能型社会的建设中，企业的主动参与不能仅靠倡导，还要靠制度压实责任，靠政策激励企业，否则就会产生不良影响。出现产教融合程度不深，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难以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待遇偏低，造成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就业形势不乐观等问题。

## 3. 中国特色技能型社会的建设路径

中国特色技能型社会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一项

重要实践。在实施路径上要消除不良影响，充分调动建设主体的积极性，形成治理合力，达到治理效力。技能形成理论认为，打造适切本土实际的技能形成体系是技能提升工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sup>[1]</sup>。应当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建立健全技能型社会彼此融通的产业体系、文化体系、教育培训体系、制度体系，贯穿渗透和服务于每个人的全部生命周期、全部职业生涯、全部生活空间，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文明。

### 3.1 以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为职责，构建特色产业体系

一是积极创设新型技能岗位。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发展，在传统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产业国际化过程中，制订岗位标准，健全技能评价体系，提供规模性优质岗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二是积极参与构建技能人才培养共同体。产教融合与教育同频共振，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深化以现代学徒制、新型学徒制为对象的“双元制”合作培养模式，逐渐形成以行业企业为主体、院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共同体；三是积极构建技能培训新模式。完善现代企业职工培训，大力推动产训结合，以产带训，以训促产，广泛开展各类数字技能培训、推广“互联网+职业培训”新模式；四是积极推动区域产、城、教、人的有机融合和统一。落实技能人才待遇，实施工资激励计划，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形成技能导向的收入分配，激发广大产业工人自觉提高技术技能素质的内生动力，提升技能供给，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 3.2 以技能友好的价值观为引领，构建特色社会文化体系

一是构建技能光荣的话语体系与核心概念。匹配技能型社会“技能优先”可持续发展理念，传播技能友好的概念，扭转大众对技能、职业教育等先入为主的偏见和误解。二是塑造新型劳动者风范。鼓励劳动者在工作中改进生产流程，开展技术创新，发展劳动技能，打造爱岗敬业、拼搏奋进的劳动者形象，内化劳动者工匠精神，展现大国工匠风采；三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广泛宣传技术技能人才的劳动成果和价值，提升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认同；四是持续实施“技能中国行动”。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深入开展技能中国行、“迎世赛，点亮技能之光”、中华绝技等宣传活动，讲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故事，传播技能文化，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sup>[4]</sup>。

### 3.3 以职业教育生态重构为重点, 构建特色教育培训体系

一是重构职业教育生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立“中—专—本—硕—博”多层次职教人才培养体系; 职普融通, 实施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之间、高职院校与应用型大学之间课程互选、学分互认<sup>[5]</sup>; 二是大力发展融合型职业教育。坚持类型定位, 推动产教融合育人理念渗入“三教”改革各个层面, 利用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构建多方参与的职业教育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一批实践能力突出且能“动态提升”的高技能人才; 三是建设面向终身学习的继续教育。健全完善共建共享的公共职业技能培训, 建立培训需求的动态响应平台和机制, 通过落实免费、补贴和奖励、帮扶等培训政策, 面向对在校生、准劳动者、无业人员、退役士兵、困难群体等开展技能提升和专项技能培训; 四是加强职业启蒙教育。以中小学劳动教育、技术教育、实践教育为切入点, 实施职业素养和劳动技能教育, 开启认识、运用、喜欢技能的实践通道, 渗透工匠精神等职业意识, 打好“技能光荣”的底色。

### 3.4 以提供持续内生动力为目标, 构建特色制度体系

一是推进一体化制度系统设计。理顺技能型社会建设涉及的多个政策领域, 找准制度设计的切入点和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从顶层设计谋篇布局, 建立和完善包括技能投资、供应、评价、使用、社会合作制度等在内的技能形成制度体系, 同时建立和完善与全社会技能形成相适应的管理体制, 将制度规制力、社会助推力、教育支撑力与个人内生力有机整合, 形成治理“合力”; 二要推进技能认证和“两历”对话制度科学化。建立技能认证机构的监管体系, 在各部门之间搭建技能认证协调机制, 打破职业资格证书系统与产业系统、人力资源系统之间相互封闭的状态; 科学完善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和国家学分银行制度, 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

学业评价与技能认定之间的有效对接和相互融合; 三是推进教育培训法律法规化建设。以《职业教育法》为指引, 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健全培训就业一体化制度, 建立培训购买制度, 为全体劳动者提供普惠性、均等化、终身性的技能形成提供保障; 四是加强保障激励机制建设。在建立技能投资、技能供给、技能评价与认证、社会合作等实体制度后, 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程序制度、监督制度、激励制度, 尤其要建立引导企业对技能进行投资的机制, 破解产教融合难、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少的问题。通过政策引导、多主体协同建构起运行保障机制, 实现有效治理。

#### 参考文献:

[1] 谭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特色”内涵及其时代演进[J].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 2021(05):48-52+88.

[2] 鄂甜. 论技能型社会: 战略意义、内涵目标与实现路径[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25):12-17+28.

[3] 王星, 王雪莲. 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议题及其理论拓展[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 42(04):12-22. 10.16382/j.cnki.1000-5560.2024.04.002.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21-6-3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06/content\\_5622619.htm](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06/content_5622619.htm)

[5] 李永生. 论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中教育制度体系的综合完善[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31):28-34.

#### 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重大课题“技能型社会理论内涵与建设路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22GDZY0104, 主持人: 孟中媛)